

● 长篇小说

掌舵者^③

做官要有大智慧

瑞 根◎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长篇小说

掌舵者^③

做官要有大智慧

瑞 根◎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题 记

谨以此书献给

三十年来在这个社会努力奋斗打拼的人们

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无论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

只要是参与者

你就没有辜负上苍赐给我们的这个伟大时代

感谢上苍的垂爱，感谢命运的眷顾

历史将永远铭记我们

目 录

第一章

见微知著，宁陵地委这潭水深不可测 / 1

很多领导都喜欢通过饭桌上的表现来观察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酒品即人品，你酒量不行没关系，但是你得把你的气质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也不能畏畏缩缩，更不能踩假水，哪怕你三杯下去就倒桩，那至少也证明你这个人够耿直。

第二章

朝里有人好做官，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 19

从安都的金碧辉煌、纸醉金迷骤然落入这穷山恶水、民风粗野的花林，赵国栋内心的失落无以复加。看着简陋的小院和远处的荒坡，他暗下决心：我赵国栋放到哪里都是金子，即便把我埋在这穷乡僻壤，我也要轰轰烈烈地干上三年。

第三章

恩威兼施，赵国栋苦心经营结盟友 / 40

马本贵知道赵国栋话语中隐藏着啥意思，若是自己能够跟着他干，儿子的工作不是问题。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收买，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哪一样不能交易？只不过看你出价够不够罢了。

第四章

四处碰壁，赵国栋头破血流依然要修路 / 59

赵国栋有史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看着花林县的交通图，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破烂

建筑物和土坯茅草房，赵国栋心里就觉得堵得慌。虽然他四处碰壁，但他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新坪到花林县城这条路必须要修，不但要修，还得修成一条像样的路！

第五章

全方位出击，使出浑身解数打造新花林 / 75

付天本以为赵国栋被分到最穷的宁陵，就得在那熬三年，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像只打不死的小强，还在挣扎着四处奔波。看来这笔专项资金落到宁陵为这个家伙脸上增光添彩是在所难免了。

第六章

无力改变不妨享受，从房地产饕餮盛宴分一杯羹 / 93

看着天孚集团一天天壮大起来，赵国栋越来越喜欢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准确地说他现在就在扮演一个高瞻远瞩的导航员，这种感觉很不错，无需具体操作，但是总能看到最远处浮现的曙光。

第七章

出乎意外的收获，穷山沟里趴着一只金麒麟 / 113

这真是不考察不知道，一考察吓一跳。合着这麒麟乡的农民们竟然抱着金饭碗四处讨饭。看着旁边陪着笑脸的书记和乡长，赵国栋心里都替他们窝囊。既然你们看不见眼前的聚宝盆，那就由我来帮你们挖出这只金麒麟吧！

第八章

挟投资做筹码，一鼓作气制服交通局长 / 133

蔡正阳的警告听在赵国栋耳中不啻一声惊雷，对付这种算得上是个人物的人，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恩威并施，纳为己用；另一种就是一劳永逸，用一切办法将他彻底制服。

第九章

这个女人不寻常，她能把三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 154

这个漂亮女孩子的心智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她的年龄，她能把代表才华、金钱和权

势的三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三人却浑然不觉。她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不断抛下花束，让台阶下的角斗士们为她拼个你死我活。

第十章

空手也能套白狼，没钱照样能修路 / 176

赵国栋就这样轻轻巧巧地抛出一个诱饵，建筑企业就争先恐后地出钱、出人又出力，最后还得出关系。修路的钱，全额垫支；开工的时间，不用等上面的批复立马开工；修路的手续，企业老总找关系去跑……赵国栋这条路修得，怎一个牛字了得！

第十一章

反其道而行之，走自己的路让领导们郁闷去吧 / 196

赵国栋从来就不是一个怯战之人，相反，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激发出他无穷的斗志。然而，当县领导们都眼巴巴盼望着他能将花林带出工业落后的困局时，他却带着美人、朋友进山去了，这让领导们情何以堪。

第十二章

再续前缘，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已 / 218

汹涌的情潮将瞿韵白一次次带上快乐的顶峰，她已完全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只知道被动地听凭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人为所欲为。

第十三章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一顿乱拳打懵县领导 / 241

党政联席会上，赵国栋老实地坐在角落里把自己当空气，生怕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的较量殃及自己这条池鱼，却没想到还是中了阴招。既然给我玩这一手，那就别怪我蹬鼻子上脸了！

第十四章

民间官声，赵县长的绯闻逸事满天飞 / 262

两条公路和一个旅游开发区就把整个花林县城折腾得沸沸扬扬，无论是县里干部还是街上的普通市民，茶余饭后都在谈论着这几大工程，而一说到这几个工程自然少不了赵国栋。所以，赵国栋的个人隐私就成了无数人打探的一号机密。

第十五章

视察风波，省长突降花林，全县一片恐慌 / 286

罗大海脸色发白，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刚接到地委通知：省长突然改变行程，两个小时后至花林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视察。罗大海绝望地放下电话，他知道这一次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

第十六章

力挽狂澜，赵国栋用一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征服了两位副省长 / 306

看着面前对答如流侃侃而谈的赵国栋，张副省长赞叹的是他一个非分管副县长竟然一切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甘副省长则诧异于这个年轻人竟能想得如此深远，如此周全，难道以前我们都错看他了？

第十七章

官场上演无间道，宁陵政坛风云突变 / 326

如此诡谲的一幕堪比无间道，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人事会议上，章天放竟突然临阵倒戈，向旧主发难，宛如一刀插在了麦家辉的脊梁上。宁陵地区的政坛瞬间风云突变。

第十八章

撩拨基层篡改组织意图，方持国欲拿赵国栋当枪使 / 350

赵国栋上边是有关系，但是有关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破坏规则。人代会选举实现组织意图这是历来的规则，绝不容破坏，就算是利用公开规则破坏潜规则，那也绝对没有好下场。

第十九章

做官一时，做人一世，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 370

从祁予鸿办公室里出来，赵国栋发现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畅快，最终还是拒绝了祁予鸿的要求，说出了自己内心想要说的话，组织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并不代表自己可以放弃做人的原则，做官一时，做人一世，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第二十章

颠覆组织意图，赵国栋成功上任花林县县长 / 392

赵国栋知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瞅着自己，甚至连县委那边的领导干部们也看着这边，这年过得咋样就是给自己的第一道考验，自己这县长是骡子是马就要看这一遭拉出来遛遛的表现了。

第二十一章

年关难过，县公安局局长居然死在了大年三十 / 416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赵国栋这个新任国家级穷县县长现在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动用一切关系，使出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赵国栋终于跌跌撞撞地闯过了年关，却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堂堂一个县公安局局长，居然在大年三十早上不明不白地死了。

第一章 见微知著，宁陵地委这潭水深不可测

很多领导都喜欢通过饭桌上的表现来观察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酒品即人品，你酒量不行没关系，但是你得把你的气质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也不能畏畏缩缩，更不能踩假水，哪怕你三杯下去就倒桩，那至少也证明你这个人够耿直。

赵国栋“如愿以偿”地被下派到宁陵挂职锻炼，怀着对未来的忐忑和憧憬，踏上了旅途。

赵国栋昏昏沉沉地坐在这辆半新旧的丰田海狮车里摇晃着，颠簸的山路让本来空间就不大的座位显得更加狭窄，不时遇上一个避不过去的大坑，师傅也就只有咬着牙关开过去，只苦了坐在后座的三个人，如在海涛中起伏的扁舟。

赵国栋在三个下派干部中最年轻，自然也就只能坐靠后的位置，那颠簸味儿可是赵国栋从未感受过的，当初去唐江觉得坎坷的路况和这一次比起来简直就是坦途了。

组织部那位干部二处的副处长坐在副驾位置上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苍白的脸色证明他一样缺乏这方面的考验。

来自农业厅的曲云峰和来自水利厅的袁建彬一样显得疲惫不堪。

早上八点半准时从安都市出发，横穿整个永梁地区四个县，两百多公里

跑下来，开始还在车上较量着嘴皮子的几个人精神都委顿下来了，赵国栋是不想再说了，而那两个家伙却是被进入永梁东面深丘区之后的盘山公路给绕得头昏脑涨了。

从安都到宁陵市，车程刚好三百二十公里，如果是高速公路，也就三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不过很不幸这里是国道915。虽然名义上是国道，但是其道路状况却是惨不忍睹，尤其是进入永梁东面之后，其道路状况就更糟糕了，难怪从湖北、湖南那边入安原的货车司机们宁肯绕道走北边的813国道也不肯走这条路。

中午饭是在永梁地区最东面的金梁县县城里吃的，颠簸了一上午的几个人都没啥胃口，除了司机外。简单几个家常菜外加一个番茄蛋汤对付了一顿，就又上车往东赶，从金梁县城到宁陵县城还有九十公里，按照这种路况，至少也还要三个小时才能赶到。

“马处长，从这里开始就是宁陵地界了，那边就是宁陵地区的土城县。”师傅轰大油门开始爬坡，丰田海狮的状况还不错，闷吼声中，呜呜地向上爬行，“过了这座山，就可以看到号称宁陵地宝的斜月岭。”

师傅的介绍让赵国栋终于有了一丝兴趣，宁陵地宝？他倒要看看怎么敢称作地宝。

二十分钟之后丰田海狮终于怒吼着爬上山顶，盘山道上车辆如蚁，路边的公桩和水泥防撞栏不时可见，显见得这里交通状况的危险程度。

眼前一座黑魑魑向东北逶迤而去的山脉横亘在面前，苍苍莽莽，一眼望不到尽头，丰田海狮再度加大油门一口气钻进了山谷中。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斜月岭的味道，海狮车在山沟岭壑中穿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算是重新爬出来，赵国栋明显感觉到师傅松了一口气：“前面还有十公里就是土城县城了，马处长，看来四点半赶到宁陵问题不大。”

坐在副驾上的那位马处长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翻越斜月岭的惊骇震撼中完全清醒过来，只是被动地点点头，嘴皮子动了两下，却没有说出话来，内心却在想这种地方只怕汽车一翻下去就再无起来的可能，在这些地方挂职，光是每次回省城，风险都要大无数倍，难怪视若鬼途。

翻越了斜月岭之后地势明显要平缓许多了，半个小时之后海狮车已经稳稳地穿越了那座被誉为颇有历史渊源的土城老县城向东奔去，宁陵距离土城县城只有四十公里，但是汽车仍然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能赶到。

赵国栋任凭喷头里的热水喷洒在自己头顶，有些偏凉的水温可以让人头脑更清醒一些，赵国栋喜欢这种温度。

宁陵地委一位副秘书长和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在地委大院门口迎候着，把一行人安排到了地委招待所里，让一千人等先行洗漱休整一下，然后参加地委六点钟为一千人举办的欢迎宴会。

赵国栋仔细地观察了欢迎的两位地委领导，看不出有多热情，也说不上欢迎不欢迎，给他的感觉完全就是公式化的接待，这让其他两位都有一点失落感，这一点赵国栋同样感觉到了。

宁陵在之前并没给赵国栋留下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刚刚前往地委时经过了行署大院门口，一群人围着行署门口吵吵嚷嚷，这倒是给了赵国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自己就要在这里待上三年了，不，准确地说还不是在宁陵市区，而是在其他县份上，自己这三年能干出一个什么样儿来，一切都还未可知。

简单洗漱之后，赵国栋一边在窗边整理着头发，一边向外张望。

地委招待所条件一般，但是和地委大院紧紧相连，可以肯定省里领导过来绝对不会住在这里，赵国栋在这方面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床就睡是他的习惯，他可从来不会择什么床。

敲门声把赵国栋的目光拉了回来，打开门，曲云峰和袁建彬已经站在了门口：“你小子像个娘儿们一样，梳妆打扮也要这么久？”

在车上三人就已经相当熟络了，同病相怜让这两个家伙比赵国栋更需要友谊，从未下过基层的他们显然对于一下子就被发配到宁陵这个地方来有一种被抛弃感和从心底深处升起的惧怕。

“进来坐吧，又没啥事儿，站在窗边看看风景也好。”赵国栋笑着道，随手丢给袁建彬一支烟，许云峰不抽烟。

“一会儿咱们就要去觐见新领导了，看样子他们地委领导都要参加。”袁建彬看样子比许云峰要强一点，精神也要恢复得快，洗个澡之后也有点生龙活虎的感觉。

“未必，我看刚才接待那两个副秘书长和副部长对咱们态度就是不冷不热的，倒是组织部那位马处长十分热情。”曲云峰观察力也不弱。

“呵呵，咱们日后就是他们的下属，他们当然不用对咱们加以颜色，你什么时候见过领导来讨好下属的？”赵国栋笑了起来，“咱们还是立足现实吧，现在我们可不是什么省上来检查工组的，而是要在这儿一待三年干活儿的。”

听赵国栋一提及三年，曲云峰和袁建彬脸色都黯淡下来，显然这三年对于他们俩有些味道，“妈的，你小子才二十五，当然无所谓，我孩子才三岁多，云峰刚结婚两年，这三年还不得把咱们逼死在这里？”

“那干脆把你们家里的都给离了，拿出一副壮士断臂的决心，重新在这边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没听说千州、宁陵还有怀庆都是出产美女的好地方么？”赵国栋哈哈大笑，“要不就暗度陈仓，在这儿花天酒地，回去之后又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这样也行啊。”

“国栋，你小子人不大，性子倒是野啊，这种事情地方干部敢干，咱们也敢？你还想不想回去？”

袁建彬瞅了一眼赵国栋，见他满不在乎的模样，还真有些好奇，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难道说真的对下到宁陵这鬼地方来就没有半点怨言，抑或是在交通厅里待不住了被赶下来的？

“回得去回不去可不是这地方上能说了算的，那得看上边，你们相信不相信，咱们这批人中间，有的人一年就能回去，有的人怕是三年期满一样得待在这里，不信咱们走着瞧。”曲云峰冷冷地道。

赵国栋和袁建彬都没有吱声，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领导会上桌子拍得山响，但是实际上该咋干还是咋干，工作需要这个词语适用于任何场合，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也就那么一回事儿，该过的还是得过。

“这宁陵看上去一副自然美景的模样，但我看也不清静，刚才我们过来时，行署大院门口不知道又有啥麻烦，堵了上百人，我看公安也在列队往这

边跑，看来又是上访闹事儿的。”袁建彬岔开话题。

“哪不一样？国有企业改制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那么多工人要吃饭，可企业要死不活，银行不愿再往水里扔钱，政府又承受不起，咋弄？受痛的还是工人这些弱势群体，找得到路子的当然出去了，找不到路子的，就只有瞪着眼睛看着政府，可你想想宁陵这边地方财政又有多少，都张着大嘴等你管，你管得过来么？”

赵国栋没有想到从农业厅里出来的曲云峰居然还能说出这样一番深刻的话来，心中也是大为惊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没事儿倒是可以 and 这个家伙好好聊一聊。

“好了，不说这些了，待会儿咱们就可以好好领略一下宁陵这边的味道，酒桌上你也大概就可以看出各位领导的风格，听说宁陵这边作风粗犷，酒风上更是如此，咱们三个可别一上阵就被他们给打趴下了。”赵国栋岔开话题。

曲云峰一听就有些怵了，倒是袁建彬一拍胸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也不是好惹的，就算要倒，也得拉上两个垫背的。”

正说间，门外传来敲门声，“笃笃！”

“走吧，多半是要咱们去集合了。”赵国栋拿起外衣穿上。

欢迎宴会就设在地委招待所南楼二楼的综合厅里，两桌人，但是看样子规格却不低，赵国栋一行人尾随着马处长和地委那位邱秘书长一起谈笑风生地向着南楼走去，一个大背头圆肚子的中年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也恰到好处地走了过来。

“马处长，好久不见了！”

“呵呵，蒋书记，有大半年了吧，我记得你上次来部里还是去年九月开会的时候吧？”马处长紧走两步上前握住对方肥厚的手，“今天可要陪蒋书记喝一杯。”

“呵呵，马处长到我们宁陵来，该是我陪马处长喝两盅才是，祁书记今天去花林调研工作，估计要明天才回来，麦专员还在省里办事没回来，今天就只有我老蒋来陪马处长了。”大背头男子笑呵呵地道，“请！”

一千人都随着两位领导鱼贯而入，马元一边微笑着向几个已经在小厅里等候着的组织部干部点头示意，一边随意问道：“麦专员还在忙撤地建市的事情？”

“唉，谁说不是呢？各地都在大张旗鼓的撤地建市，咱们宁陵穷是穷了一点，但是也得要脸面啊，这样无声无息地就办了，上边说不过去，给下边老百姓也没有个交代啊。”

大背头是地委副书记蒋蕴华，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到潼县县长、县委书记，再到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最后再成为地委分管党群的正书记，可谓老资格的组工干部了，柳道源在介绍宁陵那边领导情况时也专门提及了他，他和柳道源也有十来年的交情，关系一直处得不错，即便是柳道源去了宾州之后，二人也还都有电话往来。

“呵呵，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关系宁陵全地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值得庆贺啊。”马元笑着附和到。正说间，后面又有两人跟了进来：“马处长，接驾来迟，还望恕罪啊！”

一个有些尖细的声音钻了进来，马元背后的几个人都知趣地停下脚步。

“老穆，你和老周跑哪儿去了，马处长他们都来了一阵儿了。”蒋蕴华皱起眉头道。

“呵呵，蒋书记，那边有点事情，我和周秘书长去处理了一下，马处长都是老熟人了，不会不原谅我们这点小差错吧。”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个子瘦小的男子，小眼睛，鼻梁上驾着一个银丝框眼镜，一件略大的西装穿在他身上，真有点沐猴而冠的味道，随后一人慢了半步，满脸笑嘻嘻的模样，肥胖的脸上正好和前面这个干猴一样的男子形成鲜明对比。

穆刚，宁陵地委委员、组织部长，赵国栋脑海中立即浮起柳道源的介绍，柳道源离开省委组织部时此人刚刚从土城县委书记提拔到组织部长位置上，赵国栋对此人也不太了解，但是想想这副模样能够走到地委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没有点本事可不行。

后面那个应该是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周春秀，一个女人般的名字，但

是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壮汉。

“穆部长，你也是好久没到我那儿坐坐了，现在又迟到了，待会儿你自己看着办吧，蒋书记，你说穆部长和周秘书长该不该罚？”

作为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副处长，马元对于地市级班子成员多少都有点印象，虽然未必很熟悉，但是名字、形象以及他们的籍贯和大致任职经历，他都了如指掌。

“嗯，是该罚，老穆，老周，今天马处长代表省委组织部为我们宁陵地区送来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啥大事还能大得过这件事情，待会儿各人罚酒三杯。”蒋蕴华一挥手，“好了，入席吧。”

蒋蕴华和马元一入座，自然而然就以他们俩为中心坐了开来，穆刚坐在了蒋蕴华左侧，而周春秀却坐了马元右边，赵国栋三人也就沿着这个中心向外扩散。

只是陪同而来的一位地委副秘书长和地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却在那里相互谦让，只剩下一个位置，二人表面上都在推让，但却没有哪个真愿意去坐旁边那一桌。

蒋蕴华立即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眉头微微一皱吩咐服务员再添一张椅子，只是那边那一桌却只有几个地委办和组织部工作人员加上师傅，寥寥五人坐得却是宽松无比。

几句寒暄话一说，几杯酒也就下了肚，气氛也就慢慢升腾起来，赵国栋三人也算是省里来人，对于这种场合也都不怵，颇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味道。

蒋蕴华原本不错的脸色很快就因为穆刚在他耳畔的几句话变得阴郁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蒋书记，这连干几杯酒下去，我都还没有来得及介绍这几位同志的情况呢，正好蒋书记、穆部长、周秘书长几位领导都在这儿，我就把他们三位隆重推出，希望宁陵地委能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安排他们的工作。”马元微笑着环顾四周，声音顿了一顿才继续往下道。

“这位是袁建彬，来自省水利厅水利建设与管理处，这位是曲云峰，来自

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这位最年轻的是赵国栋，来自交通厅综合规划处，他们三位都是这一次省委选出的最优秀的干部，省委也考虑到现在我们安原全省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所以特地将这批优秀干部送下来，希望他们能够为宁陵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今天祁书记和麦专员都不在，我这里就代表宁陵地委、行署欢迎三位同志到我们宁陵来工作。”蒋蕴华面带微笑，“我们宁陵地区可能条件艰苦一些，但是我们宁陵有五百二十万纯朴勤劳的老百姓，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我们面临着即将撤地建市的历史机遇，有三位来自省里各部门的年轻同志来加入到我们宁陵干部队伍中来，我相信我们可以携起手来一起为打造我们的新宁陵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来，我和穆部长、周秘书长以及其他两位同志代表地委、行署敬三位一杯！”

蒋蕴华站起身来，穆刚和周春秀以及其他两人也都紧跟着站起身来，端起酒杯。

赵国栋三人也赶忙站起来，双手端起酒杯。

“干了！”

火辣辣的宁陵大曲就这样一口吞了下去，这种六十度的高度烈酒味道火辣烧喉，这么一大杯吞下去，顿觉一股子火辣劲儿沿着嗓子蔓延开来。

酒战一旦拉开序幕，就不是哪一个想收手就能收手的了。

赵国栋被动地接受了那两个陪客发招，然后开始反击，从蒋书记开始，逐一挑战。

柳道源和刘兆国都提醒过他，下了基层就要注意一些细节，尤其是在饭桌上更要注意，很多领导都喜欢通过饭桌上的表现来观察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酒品即人品，你酒量不行没关系，但是你得把你的气质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也不能畏畏缩缩，更不能踩假水，哪怕你三杯下去就倒桩，那至少也证明你这个人够耿直。

蒋蕴华、穆刚和周春秀是领导，赵国栋奉行领导随意自己干杯，立即就赢得了三人的一丝好感，其他两个副秘书长和副部长则是喝一半赵国栋干杯，最后再敬马元，一圈下来六杯下肚，面不改色，看得蒋蕴华和马元几人都是

暗自点头，就凭这份酒量下到县里都不会吃亏。

袁建彬酒量也不浅，他和赵国栋差不多，都是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不过他比赵国栋显得温和一些，每次半杯，领导们都随意，在量上打了一点埋伏。唯一痛苦一点的就是曲云峰了，面对赵国栋和袁建彬的表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连喝三杯算是敬了所有在场的领导同事，然后就撂杯子了。

赵国栋也有些佩服曲云峰，这三杯下去之后脸色就变得铁青，只坐了三分钟，就再也控制不住直奔卫生间去了。

赵国栋见这副场景，又见袁建彬酒后谈兴正浓，与那位副部长聊得正投机，就只有跟着出去，帮忙打整，好一阵后曲云峰才从卫生间里钻出来，眼珠子已经血丝满布。

赵国栋叹了一口气，端起准备好的茶水递过去，让他漱漱口。

酒量不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是不显示所谓的诚意，又怕领导有看法，所以也只有舍命陪君子了。

见赵国栋陪着曲云峰回来，蒋蕴华也忙问道：“小曲，没事儿吧？来，上碗面来填填胃口，看来小曲酒量一般啊，喝不下就别喝了，有这个意思就行了。”

曲云峰也是强忍住内心的难受，只是无声地点点头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生怕一说话，胃里那股子火烧火燎的味道又要蹿出来。

就在赵国栋陪曲云峰出去这几分钟，袁建彬已然成了桌上的风云人物，他以双杯酒开道，从蒋蕴华开始，连续挑战，逼得包括马元在内的一千人都是连连夸赞，每敬一人都是两杯酒一口干，而对方则随意，逼得蒋蕴华等人也只能举杯一饮而尽相陪。

十二杯下去之后，袁建彬脸色微微有些发红，但是神态仍然不变，反倒是谈锋更健，从安原水利状况到国家今后几年水利政策上的调整，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就连蒋蕴华和周春秀都是一脸欣赏之色，颇被他的言谈所吸引。

赵国栋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得很沉静，只是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袁建彬的表演。不能不说袁建彬口才极佳，随便提出一个论点总能说得头头是道，论据